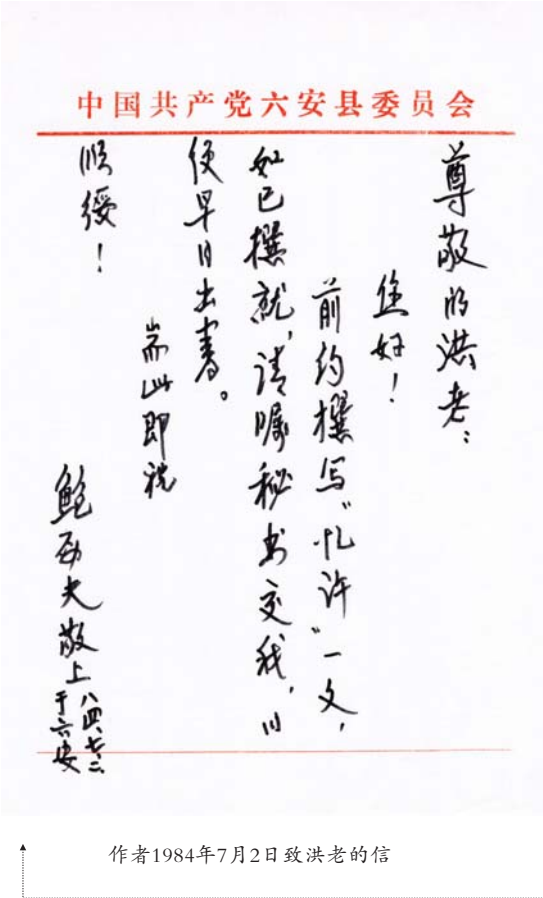


约洪学智写许继慎

鲍劲夫



作者1984年7月2日致洪老的信

2001年11月，正逢中国军事家、红军杰出将领、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烈士诞辰100周年，当时笔者正供职于中共安徽省六安市委党史办。为了纪念这位六安籍英烈，笔者主编了《回忆许继慎》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书中除收录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1981年庆祝建党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录)外，还收录了洪学智、徐琛吉、王宏坤、吴昌炽、漆远渥、朱云、胡允恭(萍舟)、尹海峰、鲍传胪、江宪白、濮清泉、陈克非、汪伯昆、覃异之、廖运周、廖运泽、李奇中、陶秉哲、韩浚、王多干、谭自昌、李义、区孝、胡苏明、徐向前等解放军高级将领或许继慎的同学、战友的回忆文章。其中许多文章是第一次发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将洪学智的《许师长指挥歼灭独山敌人》一文。老实说，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丛书的所有文章，我全都读过，其中《潘虎》、《党费》等文写得生动感人。而《许师长指挥歼灭独山敌人》我觉得是我在六十年代后读到的“革命回忆录”中最好的一篇。文章通过叙述时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重机枪连三排排长的洪学智参加攻打独山的亲身经历，塑造出当年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善用“激将法”带兵打仗、智勇双全的形象。

从约写这篇文章到我拿到手，将其编入《回忆许继慎》一书，中间的过程比较长。

1986年7月，《许继慎将军传》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处女作。当年，被评为向建军59周年献书，并在《人民日报》、《人物》等报刊发了书讯。

《许继慎将军传》出版后，我便打算把征集到的关于许继慎的来信汇编出版。但我查看征集名单后，发现稿件基本征集齐了，只有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的洪学智的稿件还没来。为此，我只要赴京，不管办什么事，都会抽空去总后勤部洪办去询问稿件是否已经写好。去的次数多了，洪办的几位秘书和我都熟悉了，一见到我，总是说：“首长忙，还没写出来。”我担心地问：“首长没写不写吧？”“没、没，那倒没有。”这样一等就是好几年。其实，我知道，洪老对老军长许继慎是很有感情的。1991年11月14日，洪老在参加完纪念许继慎将军诞辰90周年

暨铜像揭幕仪式后，有人建议他不要去许继慎将军陵参加活动了，怕他累着。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去，你们都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他是我的老军长啊！”他实在太忙，抽不出空来写，直到洪学智从军委副秘书长岗位上卸任下来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我又去洪办，才终于拿到了这篇回忆许继慎的文章——《许师长指挥歼灭独山敌人》。

文章一到手，我立刻被其中的精彩内容所吸引，站在原地，一口气将该文读完。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洪学智将军笔下寥寥数语，便塑造出军事家许继慎栩栩如生的光辉形象。

点名激将

1930年春，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做兵运工作的许继慎被派往鄂豫皖边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1931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许继慎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1931年3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行第二次“围剿”。为打破“围剿”，4月下旬，红四军对据守安徽省六安县独山镇(今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

4月24日下午，暴雨如注，许继慎冒雨来到红十师二十九团驻地，宣布二十九团临时归他指挥，并下达了战斗任务。

雨后，在独山镇西北的河滩上，红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三十三团和红十师二十九团，召开攻打独山镇的战斗动员大会。会议由许继慎师长主持，军长旷继勋重点讲了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打独山的战斗任务。主持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在会上讲了国际国内和鄂豫皖苏区的形势。“最后，许师长讲话，他用激将法说：“明天要打仗。各个部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二十九团要特别注意，你们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下一个宰一个，下来两个宰一双，都退下来，都宰了！”

动员会结束后，许继慎宣布散会，三十三团先离开会场。三十三团指战员个个身经百战，装备也很好，每人除了配一支枪外，还配有一把大刀，刀柄上系着一块红绸布。排队走过时，风吹着红绸布上下飘飞，既威严又漂亮。之后是三十一团，战士们没有配大刀，也走过去了。

这时，二十九团团长宣布：“二十九团留下！”他站在队列前，大声问道：“刚才许师长讲了什么，你们听到没有？”

大家回答：“听一到一了！”

团长又问：“二十九团怎么办？二十九团能不能打仗？”

明天花独山，许师长说了，各部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如果团长后退，你们怎么办？”

大家回答：“团长后退，把团长宰了！”

“你们后退，怎么办？”

“谁后退，把谁宰了！”

团长说：“好，明天打仗就这么办，大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谁退了下来，就宰了谁！”

团长指着刚走过去的三十三团问：“刚才过去的是哪个团？”

大家回答：“三十三团。”

“他们是谁领导的？”

“共产党领导的！”

“他们是不是人？”

“是人。”

“我们是谁领导的？”

“共产党领导的！”

“他们是不是人？”

“我们是人！”

“为什么人家能打胜仗，我们不能打胜仗？”

大家情绪激昂，喊道：“我们也能打胜仗，明天我们一定消灭敌人，打胜仗！”

部队走后，团长对我们干部说：“今天许师长讲话用的是激将法。他对部队要求很严格。这次对我们二十九团也很不客气。我们团是第一次直接归许继慎师长指挥，明天这一仗一定要打好！”



“休息”激将

第二天凌晨3点，二十九团的战士们就吃完早餐，等待出击命令，但一直等到4点，也没有接到师里的命令。这时战斗已经打响，二十九团上下都很着急，各营的领导也急了，就去找团长。团长也急得直搓手，他一边命令通讯员去找师部的位置，一边命令部队集合起来。一会儿，通讯员说找到了师部的位置，团长手一挥：“出发！”带着全团就来到前沿阵地上，找到许继慎师长。

团长说：“报告师长，二十九团请求战斗任务来了！”

许师长严肃地问：“谁叫你们来的！”

团长说：“听到枪响来的。”

许师长又问：“来干什么？”

团长说：“请求战斗任务！”

“什么任务？”

“报告师长，三十一团三营攻击敌人的据点，第一次没有攻上去。我们从那儿过来，见他们正在组织第二次攻击，营长牺牲了。我们团请求接替三营的战斗任务！”

许师长说：“去去去，把部队带到后头休息去！”

团长倔强地站在许师长面前，就是不走。这时，师政委看到二十九团指战员参战决心大，他对许师长说：“许师长，我看二十九团参战的决心很大，已经来了，你就给他们下达战斗任务吧。”许师长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看着前方，思索了一下，用手指着前方一个小山头，对团长说：“你看，那山头上有敌人，你们二十九团就从这里打进去，夺取这个山头，不能让敌人跑掉！”

团长回来时，师长给我们战斗任务了。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团长命令按战斗序列，准备冲锋。……冲锋号一响，连长把衣服脱了，喊道：“大家跟我来！”带着连队冲了上去，迅速地就把敌人的拉雷破坏了，后边的部队也立即展开冲锋。守敌被一营打得抬不起头来，直向后退。敌人又上来一个营增援，又被二、三营冲上去打垮了。敌人4挺重机枪子弹弹才打掉三分之一子弹，我们就把山头占领了。

二十九团占领的山头，在独山镇西北，叫三里杠。站在山头，整个独山镇就在眼皮底下。镇南是一条大河，东西两边是大山。此时，四周到处传来的是枪炮声和我军军号声。许继慎命令二十九团和三十三团从东、西两面，对独山镇守敌发起钳形攻击。

我们指战员，越打越勇猛。上午8时许，我们从三里杠南下，直扑独山镇，冲到了独山镇街里。敌人乱作一团。敌旅长带少数骑兵突围跑了。我一个步兵连追了一下，没有追上。残敌退到了一个土圩子里。围墙很高，我们和三十三团用人梯冲上围墙，攻破了圩子。独山镇敌人也全部歼灭了。这一仗，在许师长指挥下，打了一个大胜仗。二十九团打了一个翻身仗。

战斗结束后，我们二十九团把杂牌枪全换了，全部换上了新步枪，第一营是三八式，第二营是仿德国瓦茨造，第三营是奉天造。干部都换上崭新的驳壳枪，每连还发了3支手提冲锋枪。我们重机枪连不仅换了机关枪，连骡子都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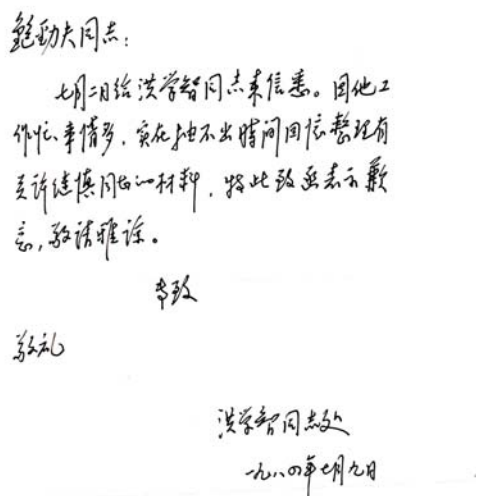
战后，部队在河滩集合，许继慎师长来到我们团。他问：“这是哪个部队？”

团长答：“报告师长，二十九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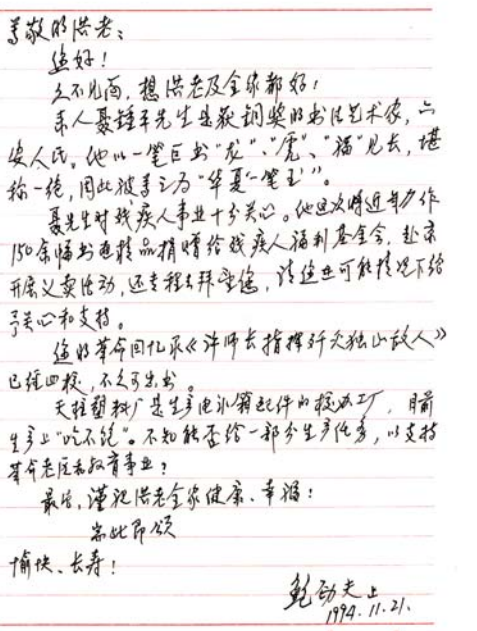
许师长说：“二十九团今天打得不错！”

就这样，许继慎的“激将法”带出了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

↑2002年4月24日，鲍劲夫向洪学智赠送《回忆许继慎》于上海



↑洪学智1984年7月9日复鲍劲夫信



↑作者1994年11月21日致洪老的信

在中国历史上，南宋时期既以强敌压境、悲壮惨烈，又以人才辈出、文化灿烂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六安虽只是江淮之间的一座小城，却涌现了程端中、汪立信等几位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可歌可泣的文人志士，他们的事迹让人过目不忘。笔者不说这个主题，而是来说说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号称水心先生的叶适及他留下的《六安县新学记》。

笔者以为，这是一份宝贵的六安历史文献。翻开《叶适集》卷之九(记)之《六安县新学记》篇，叶文首句云：“六安，皋陶故国，亡后四百余年，而英布与项羽灭秦，又助汉辟楚，再王其地云。”笔者据此分析认为，水心先生对六安历史是相当熟悉的。《史记·夏本记》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又据《左传·文公五年》记载，“六国”于公元前622年被楚国所灭。“亡后四百余年，……再王其地云”，此句的意思是：六国被灭后，秦时“六县”人英布协助项羽推翻秦朝统治，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英布为九江王，定都于六。楚汉战争后，英布转附刘邦并协助其建立了汉朝。公元前203年，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仍都六。“再王其地云”的意思就是英布两度为“王”时均定都于六(今六安所在地)，其历史跨度正好四百多年。

文中叶适接着写道：“孔子叙书，列古圣



叶适白描图

水心先生与皋陶故国

戚卫国



《叶适集》(中华书局)

人尧、舜、禹、皋陶四人而已矣。”经皖西学院马育良教授考证，此为史籍上可查阅到、首次提出皋陶为“上古四圣”之一说，此考证的意义不言而喻。

叶适还在文中云：“自皋陶开天德之品，于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无圣人之忧，而患无是质与材也”；“故教德之方，自皋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汤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则有偏无数。终为天之弃德，而尧、舜之难常在也。”叶适在《习学记言》中云：“羲、黄为文字之始，而孔子断自尧、舜，盖亦不起自孔子之禹、皋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颛不远；所以道德广大，皆独自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岂夸称而忘祖哉！”拜读这些文字，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皋陶故国后人，能不打心眼里敬佩水心先生这殷高屋建瓴、超凡脱俗地纵谈皋陶功绩的话语嘛？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他出生于瑞安，少年随父亲迁居永嘉，求学于陈傅良、陆九渊、陈亮、范成大、陆游等名

士，学识渊博。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第二名(榜眼)，历任武昌军节度推官及兵部、工部、吏部侍郎，建康知府兼沿江制置使、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宝文阁学士、正议大夫等。他为官刚正廉洁，素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力主抗金，屡建奇功。叶适曾镇守建康，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其异乎常人的胆识，力排众议，毅然采取欲营劫寨的战术，打败了金兵，从而保卫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后遭弹劾落职回乡。叶适留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著作行世。叶适在南宋思想界起了三面旗帜，即：爱国主义旗帜、功利主义旗帜、反道学旗帜(包括道学和心学)。他曾谈到：“道始于尧，次舜，次禹，次皋陶，次汤，次伊尹，次文王，次周公，次孔子，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叶适是南宋时期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有宋一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

崇文重教是中国古代社会在科举制度下普遍的社会风尚。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乃翁”体现爱国情怀和“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凄美爱情诗篇闻名于世的陆游，其长子陆子虞(1148-1222年)担任了六安县令，据述与陆游父子均有交集，与陆子虞为同龄人。据查閱，陆子虞曾任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丞、淮西通判、金坛县丞、江州节度使、官终朝奉大夫。陆游在《示子虞》中有言：“好学承家夙所奇，蠹编残简共娘孺”，说明陆游对后来长子陆子虞曾参加嘉泰《会稽志》编纂是满意的。在陆子虞担任六安县令时期新立一座官学，陆子虞盛情邀请老乡水心先生，从而诞生了这篇《六安县新学记》。

《六安县新学记》为《水心文集》“记”类的一篇，落款时间为绍熙五年二月。绍熙五

年为1194年(宋光宗五年)。据史料，绍熙三年(1192年)，叶适被召至临安任职为尚书左选郎官。这是吏部属官，掌管文职京朝官的考核升降。此期间，叶适经历过两次惊人的“引裾泣谏”事件；参与了南宋历史上一起重重大政治事件，即“绍熙内禅”。为解决南宋朝政混乱的问题，叶适向左丞相留正建议，立皇子嘉王赵扩为监国，以释疑谤。绍熙五年七月，经过激烈的宫廷斗争，嘉王升座即皇帝位，是为宁宗，一场政治危机总算解除，叶适迁为国子司业。庆元二年(1196年)，叶适由镇江罢归，决意退出政治生涯，回到故乡永嘉开始隐居生活。从此以后，他退居永嘉水心村，故而后人称叶适为“水心先生”。

1194年也是著名大儒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创建于公元976年)的一年，朱熹对岳麓书院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恰巧也是这一年，在现六安老城区文庙或其附近地块，由陆游长子、县令陆子 始立新学，陆子虞邀请叶适撰写《六安县新学记》。叶适在文中写道：“至后世之学，乃以充备盛德为圣人，废其材，更其质，一施天下之智愚贤不肖，必至于道而后用之，是何其与皋陶异指耶！”其意思为：理学家施教目的是“成圣”，使人远离现实，专于“内圣”之法，“明体”过程之长无利于事功，而现实国情却时刻需要有为的人才。因为学者禀赋不同，则离皋陶之施教方法相去甚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因人而异、因人施教。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叶适许多与朱熹相左，但在文化教育上两人却惊人的一致。叶适在此文最后写道：“会稽陆子虞为六安令，新立学……来请记。……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皋陶氏，欲至其处不可得。夫九德者，皋陶所以教，学之所以始也。故书遗陆君，使刻于石。”“皋陶

所以教，学之所以始”，笔者将其与《左传·庄公八年》中“皋陶迈种德，德乃兴”作比照分析，皋陶亦当为中华历史上的“教育鼻祖”了。只不过是遥远的时代因素，我们尚无法确认而已。

倘若我们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逆流而上，隐约中我们似乎看到800多年前的水心先生正在提笔疾书《六安县新学记》，写就后寄给他的朋友、六安县令陆子虞。从这短短600多字的笔峰纸背里，笔者眼中的水心先生形象越发高大。这不仅是我们至今可查皋陶为“上古四圣”最早的文字记录，又为六安古城兴办官学留下最早的一篇散文传记。笔者根据古籍文献分析，此学堂预计可接纳儒生30至40人之间。思忖之，肃然起敬。笔者由此想到，在将要推进的六安文庙整治项目中，能否竖立一块石碑，把800年前、约600多字的《六安县新学记》阴刻在石碑上，供人鉴赏。可以想象，透过这小小石碑的背后，我们可以望穿多少历史的风云和厚重的文化啊！



叶适雕像